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四

自有易以來說者不勝其多而淫誣恠幼亦不勝其衆孔子之學無所作也而於易獨有成書蓋其憂患之者至矣不幸而與大傳以不並行學者於孔氏無所得惟大傳以下之為信雖非昔之所謂淫誣恠幼者然而依於神以夸其表耀於文以逞其流於易之道猶曰出入焉而已余既條其大指稍釐折之誠渙然如此則孔氏之成書翳而復明易之道其庶幾乎

周官太卜掌三易之灋去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連山歸藏雖不可得而見矣以其義推之非變則無以為易非經非別則無以盡變古人之所同者不知其安所從始也而後世之言易者乃曰伏羲始畫八卦又曰以代結繩之政神於野而誕於樸非學者所宜述也六爻之



動三極之道也又曰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  
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材之道也又曰兼三材而兩之故易  
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謂六爻之  
動則信有三極之道矣謂兼三材而兩之故六則非也六畫成  
卦畫之所自有六位成章亦畫之所自成謂陰陽剛柔天地所  
由立於此亦非也易之作也自畫而始不三之則無以為八也  
不六之則無以為六十四也故一以為天也六之以為乾二以  
為地也六之以為坤有一者無二也有二者無一也安得預計  
其為三哉且易之既成則固備乎天地與人矣而其始之所以  
作則不必備也原其始者莫著乎畫傳者徒雜而言之宜其悔  
而不明歟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賤貴位矣動靜有常則柔斷矣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大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  
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  
坤以簡能此所以釋夫彖也按彖言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  
天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則  
皆乾德也而天從之傳之所稱則皆天德也而乾從之爾且易  
之始畫也獨乾而非坤故彖之贊乾也有乾而無坤及其贊坤  
也順承乎天而已然則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  
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是非坤不足以配乾非乾坤不足以成  
易而獨乾非坤有乾無坤之義隱矣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克滿  
覆載無非乾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陰為無預乎陽陽必有



待於陰而軋之功用褊矣震雖有不喪匕鬯咸雖有取女吉姤雖有勿用取女然而以軋坤為父母六卦為男女皆卜噬牢合之虛文非孔氏之書所道也故其彖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又曰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人曰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豈有瀆乎其間哉軋終始主乎健其象曰強曰不息坤德終始乎順其象曰厚德曰載物今變而曰易曰簡然則健順固所以為易簡乎抑健順不足以盡軋坤乎易不以強簡不必厚乎此皆與彖象之義異不可得而從也

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不知指何序謂易有成序君子之所當居則汎濫而無擇謂君子於易有所當居之序則移徙而難常若朝困而暮升則俄約而忽泰非所以為安也夫卦無常君子之德有常孔氏之教也以有常之德居無常之卦彼逆而

我順不取必於易也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傳之為是言也將以大夫易也其意若曰天地至大也而易能準之又彌綸之爾按軋稱統天泰稱財成天地之道豫稱順以動故天地如之大壯稱正大天地之情可見矣書詩之稱道未嘗不先天惟易不然蓋其因變以明理而後知天地之不能違也然則天地固準易而易非準天地也且既已準而從之矣又安能彌綸之乎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後世以為是微言之極也一陰一陽氤氳眇微至難明也善為之繼而綜統之機難執性所以成而歸全之本易離仁智皆道之偏也雖然聖人之於道蓋難乎言其言之者有矣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天道虧盈而



益謙曰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道也又曰觀  
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又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夫天與  
人不相接而其好惡消長如影響符契之相答然此其所以有  
貴於聖人之言道也道者陽而不陰之謂也一陰一陽非所以  
謂道也仁者不憂智者不惑於見道莫察焉如使謂仁而非仁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為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  
闢是以廣生為廣大配天地易於乾坤不並言蓋因乾而後有  
坤也天地則並言之矣蓋有天則必有地也彖稱坤厚載物德  
合無疆先迷失道後順德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  
終有慶先後德喪之間作易者戒之則坤之廣宜若配地者至  
乾以元統天以御天正性命合大和皆有待於乾而後能則乾  
之為大非配天者也考德者不明乎此則陰陽錯行剛柔雜施  
何以出首萬物而用九乎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子曰君子居室其  
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通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  
違之况其通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通見乎遠言行君  
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  
可不慎乎按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至於豚魚吉而象以議獄  
緩死則其信乎已而恕乎人也至矣故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象  
曰中心願也夫苟中心之所願則其化服而感應者豈以必以  
子言哉今特於言行而表之皇皇乎所以動物者而致慎焉此  
上九之翰音登于天而不可長者也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  
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



其臭如蘭按同人以門為無咎以郊為無悔而以宗為吝則二人同心者乃同人之狹者也雖其利斷金非已師克之天下之志不能通矣

初六籍用白茅無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籍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按大過所以為棟撓者以初上皆陰也及捨卦而論文則以柔在下適當其位何咎之有而棟撓之責九三反任之以其繫應於六也至九四棟隆獲吉而以應初為吝夫應猶吝之而用何重焉且敬其物者必貴其籍之用茅死庸之包庶人之禮也苟免於地而已其薄如此非所以為慎也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按謙卦地體卑居上而艮以九三為衆陰所宗如地有山以高而蓋於卑其終為地而已非成功之位而有成功之勞此萬民之所以服也若存位而為謙之道寡矣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乾為易之主非他卦交錯相成之比故其為初也潛而隱而非不可用也其為四也躍而非必求用也至於上則道成且革矣故爻以為亢而有悔而象以為盈不可久明其將變而之陰爾非若傳之所謂也且始終皆道奚位之擇獨乾御世奚民之求功則由已奚輔之待後世不知乾所以成易而指成易以論乾是以其言若此也

不出戶庭無咎子曰處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按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非可密之事初九居節之始不出  
戶庭惟始可節故象以為知通塞固宜明示節限安有密絕閉  
也歷考書詩正文自堯舜至文武君臣相與造治成德雖不為  
踈以致敗亦無依密以成功此論雜霸戰國之事可也去帝  
王遠矣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功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  
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  
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  
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  
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

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按易之  
始有三而已自然而成八有六而已自然而成六十四一成一  
反象類曉然而名義出焉非四十九所能用非掛非歸非再扐  
所能通也然則自乾而至未濟皆已具矣已具則必有起數故  
筮人為是以起之云得某爻爻成當某卦某爻當變已當之某  
掛而已此易之淺事也易成在先卦起在後今傳之言若是已  
不知易之所以成而即以筮人之所起者為易無惑乎易道之  
不章也又謂象三材四時一閏再閏愈淺未矣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  
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  
占是以君子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  
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五以變錯綜



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無思也無為也寂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如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按易以彖釋卦皆即因其畫之剛柔逆順往來之情以明其吉凶得失之故無所謂無思無為寂然不動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余嘗患浮屠氏之學至於中國之人皆以其意言非其學能與中國相死而中國之人實自死之也今傳之言易如此則何以責夫異端者乎至於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真卜筮之所為而聖人之所黜爾反以為有聖人之道可乎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言陰陽奇耦可也以為五行生成非也按洪範以九舉五行絲之所以泊陳者謂其以土捍水爾五行無所不在其曰天生而地成之是又傳之無所有而學者喜以異說佐之也且使其果言則於易之道曷損益乎以其求卦著非圓也吉凶在卦著非神也六十四卦皆因其象以成理非洗心也聖賢皆不殺獨謂為易者不殺亦非也

易有太極近世學者以為宗秘義按卦所象惟八物推八物之義為乾坤艮巽坎離震兌孔子以為未足也又因彖以明之其微兆徃徃卦義所未及故謂乾各正性命謂復見天地之心言神於觀言情於大壯言感於咸言久於恒言大義於歸妹無所不備矣獨無所謂太極者不知傳何以稱之也自老聃為虛無



之祖然猶不敢放言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已至  
莊列始妄為名字不勝其多故有太始太素未始有夫未始茫  
昧廣遠之說傳易者將以本原聖人扶立世教而亦為太極以  
駭異後學鼓而從之失其會歸而道日以離矣又言太極生兩  
儀兩儀生四象則文淺而義陋矣

崇高莫大乎富貴是以富貴為主至權與道德並稱書詩何嘗  
有此義學者可不從也從之則富貴不足以成道德而終至於  
滅道德矣按卦比以五陰宗一陽大有以五陽宗一陰其象比  
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象大有曰君子以遇惡揚善順天休  
命然則崇高富貴必如是而後可故顯比則失前禽文如則信  
以發不然則以富貴高天下而其敝致於秦漢矣形而上者謂  
之道按一陰一陽之謂道兼陰雖差猶可也若夫言形上則無

下而道愈隱矣

十三卦亦近世李者所標指而其說尤為不通包儀氏始為罔  
罟神農氏始為耒耨交易黃帝堯舜始為衣裳其後乃有舟楫  
馬牛臼杵弧矢宮室棟宇甚矣不其考於易也易十三卦義詳  
矣乃無毫厘形以之相近者李者成能準義於易則凡本象所  
稱義類炳然誠得一二如此足以經世紀民律身而成德矣不  
是之求而震於異說歎大而反小之其卒無所底止而已矣  
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以為不足思不足慮也然言日  
月相推而明生者是不知明之所由寒暑相推而歲成者是不  
知歲之所由成也因其性來之已然而遂欲利用安身於其間  
者是不知德之所由崇也然則魯僮亡往往朋從爾思之未及  
而尚何以窮神而知化乎故傳之義多似於深而其實淺者亦



李者之所不可不知也故象以為未先大而不以為不當思使其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則雖憧憧而不為己私然烏有安其固然而不知所由來者哉

困于石據於蒺藜入于其官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烏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烏身必危按卦以剛見揜於柔為困其為爻也則以柔乘剛為凶困于石謂四也據於蒺藜謂二也皆剛也當困之時非大人不亨三為致困之主將施其不利於我而進退皆剛卒與禍會非大人實為之而埋有不得不然者矣君子而變於小人危之辱之可也小人而乘君子其不勝天也其辱與危非不幸也不祥之招揜剛之報也又可戒哉

君子藏器於身往時而動何不利之有當解之時痿者敬起瞑者敬視有小人焉諂上凌下身為戎首以捍通塗物情之所同惡也故以公射隼既獲而解已則無事矣如使過而用射反以致寇何利之有夫用之則行非待時也舍之則藏非藏器也安得有藏器待時之說而李者方沾沾焉抱其所有如賈之售物適以為悖而不足以解悖矣

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按否以九五為大人吉有其亡其亡之戒必深固根本以為衆陽之主言朋來之陰未易當之所恃者在正而已此豈常道居尊之時而傳謂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亡亂故身安而國家可保嗚呼吾未見處危殆之世而自謂治安者也

傳既謂包犧氏始作八卦神農黃帝堯舜續而成之又謂易興於中古當殷末之世周之盛德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是易之或遠或近不能自必其時也皆以意言之而已韓宣子聘魯見



易象與魯春秋然則當時國各為繇而周易之不見者多矣無  
恠乎學士諸生之紛紛也

按上下繫說卦浮稱汎指去道雖遠猶時有所明惟序卦最淺  
鄙於易有害按諸卦之名以象取之與文字錯行於世者少聖  
人重複殷勤其詞以訓釋之多至數十百言而未已蓋其難明  
如此今序卦不然以是為天地萬物之所常有也鱗次櫛比而  
言之以是為鈎槩篆籀之常文也嗟乎便其果若是則東而聯  
之一讀而盡矣奚以易為孳者尺寸不辨而謂有見於無窮吾  
不知也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四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五

書序孔安國序堯典舜典

按以書為孔氏之書序亦孔子作其說本出班固因司馬遷  
遷因孔安國安國無先世的傳止據前後浮稱兼左氏楚靈王  
言倚相事爾固引維出書而謂字文為書既已甚陋安國初言  
典墳至夏商周語義奧雅歷代為大訓旋復言討論墳典芟煩  
翦浮則是孔子併大訓亦去取也豈有是哉文字章義理著自  
典謨始此古聖賢所擇以為法言非史家繫日月之汎文也自  
是以後代有詮叙尊於朝廷載於史官孔氏得之知其為統紀  
之宗致道德之成者也要何所不足而加損於其間以為孔氏  
之書歟書序亦舊史所述明記當時之事以見其書之意非孔  
子作也不然則昇自而放太甲殺受皆其書所無有孔子胡斷



然錄之哉春秋以後游士浸盛雖然不因孔氏而獲見書之全者寡矣又况後世屋壁中乎其盡歸之孔氏不足恠也至於迹上古已定不刊之訓推孔氏有述無作之心則蓋有然者後有君子當更考詳或疑非安國文無證堯舜之前非無聖人神靈而不常者非人道之始故也安安者言人倫之常也允恭克讓所以下之也此所以為人道之始也

大禹謨臯陶謨益稷

禹益言為治道之首其言至后臣克艰而止不可以有進矣曰勤儉曰不滿假曰不矜伐皆艱類也世稍降而德衰艱逸之論始參至

孔子乃復正之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規矩準繩必先立而以身奉之故法度不可失也

人心衆人之同心也所以就利遠害能成養生送死之事也是心也可以成而不可以安能使之安者道心也利害生死不膠於中者也

舜禹之德不稱其兵也必反兵而有苗服也

知人無法而知德有法豈惟知德有法而教德有方也天德雖偏必以人德補之天德非異能補之以人則皆異能也合而聽之天下之材不可勝盡也故教德而多材禹湯文王皆用之若後世治偏盡性必至於聖而後用者非臯陶法也枉其材棄其德者也

丹朱傲虐之戒元首股肱之歌君臣克艱之驗也

禹貢五子之歌甘誓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吳人之習於水事者謂吳松江青龍江揚



子江也水自震澤入吳松江而入于海最近自諸湖泖而入青龍江入于海次之自諸涇浦港而入江陰揚子江入于海又次之江得其入則澤得其瀦故言底定也所謂導漾為北江導江為中江者亦揚州境然是二而非三不可以意足之也愚夫愚婦一能勝予禹以民為可畏若是申不害李斯所謂命又曰桎梏若堯禹然者也

舜臯陶之歌也五子之歌亦歌也風雅騷人之義具焉其正與變未之敢論

甘誓以自治為命而已亂征則言克愛是勸殺也師之錄曰師出以律

湯誓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

強其國人以伐共主功成而有慙德湯何為而然也舜禹貴民

之甚以君為輕湯不敢違故也雖然世道一變矣

古者君人無威桀始作威也作而德滅矣湯用玄牲請命為滅德也伊尹弗狎于弗順為不德也德之為言伊尹曰一也得其所以一事雖無常必協必主而堯舜不難至也失其所以一事雖有常必二必三而桀紂不難至也

孟子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問者徒以君不可放孟子曷為而遽篡之伊尹知復其君於德而已奚顧其他惜乎孟子之答粗也是絕天下以無伊尹也

盤庚說命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

盤庚五遷民咨胥怨詬而告之前役諄其辭切近皆酬對臣庶之常語衆人所可識非有文采義理以震耀之也周誥亦同而韓愈乃以為結屈聳牙若難知難解何也當更熟考



湯以有夏昏德民墜塗炭故聿求元聖高宗恐德弗類不足正  
四方故夢賚良弼古者君求臣非臣求君也  
木從繩則正繩所不可者削之而已然則后之後諫不曰委曲  
諷之先從而從弼也

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免民傳說亦知位  
不在逸禹益之論於時未息也高宗使說交脩子同予棄予惟  
克邁乃訓舜之遺意蓋猶存焉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于諫而死各正其義所以自獻於先  
王也

不曰我必能存商我必不事周者紂得罪於民先王所不赦也

### 泰誓牧誓武成

泰誓字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戊午師渡孟津書惟十有三年

春大會于孟津惟戊午王次子河朔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牧  
誓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武成厥四月哉生明王来自  
商五篇始末最為明備序所謂十一年伐殷者書所謂以庶邦  
冢君觀政于商受罔有悛心犧牲粢盛既于凶益與微子相應  
三仁之自靖在現政于商之後大會孟津之前此書之可信者  
也或言文王受命稱元年通數為十一年雖云九年大統未集  
而稱元不稱元書所不載不可信也  
武成序稱往代歸獸識其政事不傳謂命諸侯細觀編簡無錯  
兔不可移易

### 洪範旅獒金縢大誥

箕子言天不以洪範九疇畀鯀而以錫禹其詞甚敬而嚴後世  
之傳固妄矣然古人之所崇畏者必有故也文武起小國為天



下所歸夏商之世傳先聖之治法宜未能盡知此武王之所為訪箕子之所為告也

余於皇極而歎古人之道至是散矣五子述禹所傳之訓曰予臨兆民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而皇極言淫朋比德則民有罪焉下無好德而上之福則不錫焉王義王路以我為正而民之情不敢自任焉豈待於民者已狹而出於君者已不可忤矣猶曰未至於虐而矣然則夏商之季俗壞民薄而堯舜禹湯之道也不可復反乎臯陶曰天聰明自我民聰天明自我民明威箕子之言無乃異是歟蓋亦有不得已者歟然則成康之後遂為霸雜雖不復古人之万一者其兆見矣

九疇於古無見也禹稱九功或庶幾近之虞夏商書之言德必自後而民服箕子叙三德乃視世厚薄而稱吾德以之非古人意也

古者戒人君自作福威玉食必也克己以惠下敬身以親俗况於人臣尚安有作福威玉食者箕子謂惟辟作戒臣無作得非商之末世摧強陵上之俗已成紂雖肆其暴而威柄已失矣故其言如此然而武王周公亦未果用也其後周衰秦漢乃卒用之

箕子言皇極三德即堯舜禹臯陶言知人官人也舜嘗論股肱耳目將一委於臣而庶頑讒說既先為法以待之蓋近於箕子之論故禹以為疑而丹朱之戒進焉禹以知人官人為難臯陶獨言九德咸事則人材無非可用者而孔任珍行不治自銷矣蓋人君敬己之德教多材而官使之百世不變之道也皇極雖多立善意以待其臣然黨偏己翦虛偽己張廉耻己喪敬救於



未流甚難至於臣自為威福玉食則非大刑弗治非峻防必踰君德日衰臣節日壞是使帝王之道非降為刑名法術弗止矣悲夫

武王即以商封武庚不私其地德欲過於湯矣而武庚不服管蔡和之乃為家禍故周公居東大誥作於外鴟鴞賦於中也

### 康誥酒誥梓材召誥

紂以力征諸侯斥大王土幾為秦矣武王誅紂復立武庚與之盡其故地武庚弗從而滅周公也然後以次分封而同姓多焉後世謂犬牙相制為盤石宗若自守其天下者非本旨也

明德反之吉無逸也慎罰反之言惡殺也自人道言之其性分也自君道言之其職業也

酣歌恒舞禹湯有訓矣蓋國亡而其民以為戒也紂之庶群自

酒嗟乎甚哉國亡而其民猶以為俗也

商之貴家舊族終頑不率周公方為之營洛遷以自近而化誨之召公因是又戒成王疾敬德蓋與禹益同意矣不隨世變而遷惟聖賢能之

### 洛誥多士無逸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蓋特紀其攝也自歸保相成王後又別紀

禹言克艱為聖君也周公言無逸為中君也難非逸之對也以艱先之以逸戒之以壽誘之以天惧之多門禁之多塗誘之矻矻乎治道之艱進也

### 君奭蔡仲之命多方立政

召公不說無異故不歆為相而已周公留之無私說使後世知



成王之時為有臣如古人之時也無是臣則無是治周公之所畏也

武庚弗順可也四國多方胡為而迪屢不靜乎以是知紂之存亡為世道之大變矣周公雖盡心力以行王道而自是以後聖人之治終不復作乃世變之當然不可不知也

有夏既迪知九德之行而周公戒立政則必用吉士又曰常人又專以庶獄為重中罰為宜豈臯陶之法至是而有所改歟雖然臯陶之法不可改也吉士常人失其用則御原出矣

周官君陳顧命康王之誥

周官官制與堯典略同而命官之意與立政異恐是時治道已成易於訓飭若淺者然當考

君薨世子諒陰不言委政冢宰免喪而後即昨古人之達禮也

成王當彌留之際被冕憑几以

其子託諸臣召公及群公渝恤致文而奉之康王又使康王報誥之何忽以位為重而為是衰末之舉歟嗚呼紂武庚之時變故煩矣管蔡流言成王疑慮道將喪矣周召恐懼師保協心卒能復成王於德於是疾病矣兆類自力大延群臣還以周召訓己者而訓之是可謂難矣是故召畢變禮傳命於康儀物粲然四方風動為斯道之在也位可足言哉天下大器也聖賢厚積也所以富是道而出之也刑政權勢威力皆

道德之棄餘也如其不然而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則仲尼之徒何述焉

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成王知所以命君陳矣然而人材日陋也世變日下也皆依勢倚法之類也



畢命君牙罔命呂刑

成康再世皆以商民為畏非畏其頑畏吾不能化也越三紀而後能化者侯之以道而不以刑故也現畢命而成康之道備矣後世責道也於旦暮孟子謂惟此時為然恐更當考初寒暑雨小民之所痛也文武周公所以盡其心而保之也穆王雖以為艱然馱薄形矣信是道衰也

按呂刑言苗民始為劓刵椽黥之刑皇帝報雪以威疑肉刑非治世所為五帝皆聖人安得因亂國之淫刑而不改也舜以流宥五刑臯陶天討有罪五刑五用然則五刑之名古矣非始於苗也

呂刑為贖而作雖大辟皆赦後世但有官蔭減之法唐有加後當議

文侯之命費誓秦誓

東周命誥間見於左氏自幽厲治道缺王命達於諸侯大抵禮錫之常文也若詹桓伯之辭一二而已王子朝則又甚矣魯初封有難伯禽本以武競謂後世浸微殆非周公語

陳悔過之意誓於其臣而以受貴如流為群言之首雖在亂世是心足以王矣天有常道事有常事人有常心於書見之孔氏索烏不可不考書稱若稽古四人言大哉堯之為君也舜有天而不與焉禹吾無間然矣子夏曰舜臯陶不仁者遠矣故考德者必先四人其次湯伊尹又次文武周公世有差降德有出入時有難易道有屈伸孔氏以是為季之統緒孟子所謂聞而知者也近世之季雖曰知見而一出於經然而汎雜無統洄泱失次以今疑古以後準前尊舜文王而不知堯禹以曾子子



思斷制衆理而臯陶伊尹所造忽而不思意悟難守力踐非實  
凡此類當於書求之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五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六

詩序周南召南至豳

作詩者必有所指故集詩者必有所繫無以詩為也其餘隨文  
發明或詩本事或釋詩意皆在秦漢之前雖淺深不能不當讀  
詩者以其時考之以其義斷之惟是以從可也專溺舊文  
因而推衍固不能得詩意歆盡去本序自為之說失詩意愈多  
矣

大序所發明既為決定之詞學者據依然以詩考之精粗表裏  
失條流矣

論風雅者必明正變尚矣夫自上正下為正固也上失其道則  
自下而正上矣自下正上雖變正也小序謂政教失而變風發  
手情審如其言則是不足以自正豈能正人哉今之所存者取



其感激陳義而能正人非謂怨憤妄發而不能自正也舜臯陶  
賡歌風之正也五子述禹戒而作歌得其變手

史記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取三五篇孔安國亦言刪詩為三百  
篇按詩周及諸侯用為樂章今載於左氏者皆史官先所採定  
就有逸詩殊少矣疑不待孔子而後刪十取一也又論語稱三  
百本謂古人已具之詩不應指其自刪者言之也余於尚書既  
辨百篇非出於孔氏復疑詩不因孔氏而後刪非故異於諸儒  
也蓋將推孔氏之孝於古聖賢者求之視後世之學自孔氏而  
始者則為有間亦次第之義當然爾

詩序小雅大雅頌魯頌商頌

雅為朝廷禮樂政事而作今考南陔白華何人斯蓼莪無將大  
車都人士采芣緜蟋蟀往往其人自言一身及一家之事不必闕

朝廷蓋雅者周人所為詩亦下兼風土如豳人之風固上兼朝  
廷也

自有生民則有詩矣而周詩獨傳者周人以為教也詩一也周  
之所傳者可得而言也上世之所不傳者不可得言而也

詩周南閟雅以下召南鵲巢以下

述匹性也必求其匹是德者以述之未得則輾轉反側而不已  
既得則鍾鼓琴瑟以友樂之非歆也以為人道之始非得是人  
則不可也

地物之所產取之則知時已力之所成服之則不厭也非其物  
也非其已力也後之有貴於后妃者也

后妃有德有本有志有摶木之樂有采芣之美故其効為螽斯  
為挑矢為兔置之武夫則胡為亦歸之后妃也治世必始於家



道而終於人材多也

漢之游女潔而不求是詩也刈萎抹馬以待之而不敢迫也猶  
閔睢之意也

汝墳之婦人知以夫婦父母為樂上雖虐使而猶無棄本之心  
意者道化之力也

趾所以躐也定所以抵也角所以觸也麟有是三者而非所以  
為害也蓋上以道化調和風俗王公之子皆以禮義自安雖貴  
而不為暴若麟然也此閔睢之應也

鵲巢而鳩居之非鵲所歆也諸侯則不然方且百兩以御之非  
得是有德者不可以正家故也亦猶閔睢之意也

大夫之家狹能以礼自防則可矣  
行露獄詞也

二南以家道為風自后妃王女夫人大夫妻士庶妾媵皆備著  
之以明其若是者風之正也其妻能若是則其夫子可知也已  
葭蓬方茁無所蔽隱弓矢命中假從五獲而騶虞獨不能害焉  
何為而不能也

獸無害物之心則身無受害之地故也

蓋調美之俗既成民已物已全游於至和之中我不害物而物  
亦莫吾害者若騶虞之物不能害合二者而現之王道可得而  
言矣

### 邶

詩言者自邶鄘而不皆為變風其正者二南而已二南王者所  
以正天下教則當然未必其風之然行露之不從野有死麇之  
惡雖正於此而變於彼矣若是則詩無非變將何以存季札所



詩論其得失未嘗及變孔子教小子以可群可怨亦未嘗及變夫為言之旨其發也殊要以歸於正爾美而非諷刺而非訐怨而非憤哀而非私何不正之有後之李詩者不順其義之所出而於情性輕別之不極其志之所至而於正變強分之守虛會而迷實得以薄意而疑雅言則有蔽而無獲矣

仁者不憂孔子之言也為寂善樂東平王蒼之對也以詩書考之古人同少樂而多憂蓋声色游畋小人之樂也仁義道德君子之憂也自堯禹而降皆然拍舟之仁人脩己既至道不得行內無兄弟之據外有群小之愠以國無身宜其永遠憂而不樂也世益以衰道益以墜孔子以是為仁人禍而道將亡也故常自求其所以為樂者而教學者以可樂之地於是而有孔顏之樂焉既以義而憂其君復以道而樂其身庶幾是道之常存矣

此憂樂之異考德者所當知也

序雉衛宣公淫亂不恤國事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匏有苦葉公與夫人淫亂史家具之矣然歷考諸詩凡刺怨曠刺淫亂必直指事實未有汎為微詞以示其意者也今繫之以刺而已而繼之者必曰淫亂是徒以宣公之事實之爾非是詩之本然也二篇風寄深遠指意正平惜乎以淫亂沒之也故別為解

初章言雉飛揚自適而我懷抱不舒曾是雉之不若也言自詒者詩人自歎其不遇而不以怨其君也次不特自歎又為衆君子之不遇者惜之又次思是君子而不可得也卒章厲之以自安於靖退而無所恃自甘於窮約而無所求則何為而不可也可謂能知義且知命矣孔子羨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而以是



詩為男女怨曠歟

匏有苦葉不可食也濟有深涉不可不渡也深則當厲淺則當揭名惟其宜也濟雖盈不可使濡執雉之鳴自求其牡也鴈之鳴日始旦也士歸妻及水未泮也舟之招招豈以人涉而我亦涉乎我之不涉蓋有故也物情之不齊事會之有由不可以一律求不可以一端盡汎而視之反而推之是詩也可謂明理而達變矣立乎乱世而事昏主應物不倫揆事失當上謂國患下為民病從何刺而不可諫也

谷風所陳異乎黃允之妻也

追記嫁時如昨日事衛之風物宛然在目女其善於詩者也北風之怨至矣然而所怨者天孔子不怨天

國之將興必有象定之方中縣公劉雖大小固皆可見也桑中

鶉之奔奔雄狐啟筍溱洧東門之粉諸篇正言不隱播於當時傳於無窮其耻大矣非勸也

蝮螭異氣莫敢指也懷春之為正以其礼言也懷昏姻之為刺以其情言也

### 衛王鄭

五子之歌以弟而怨忝離以臣而閔也然周自成康之後雖王者不興而諸侯亦無代德奉其田典號召糾合猶有可為也周人之詞衰弱如此德既不足材又不能要必資諸侯夾輔而後存曰陵月墜坐聽風俗之壞而不反宜其遂為戰國隱後漢書也隱後漢書也官簡兮君子陽也隱於農圃丘中有麻也隱於山巖考槃也苟給衣食可以樂也至顏子養生之具缺然矣猶樂而不改故孔子重賢之也



叔段二詩美其于田于狩勸其釋弼鬯弓智者知其入於死亡之地矣非為莊公憂也

鄭忽再辭奔昏惡高渠弼不可謂非賢也罪在於無君國之材而又無遜國之節為鄭之臣子所扳援而不能去與突亶等卒以見殺致鄭之亂故詩人刺而刺之不然鄭無靖難之臣與黍離諸詩異特昭公不知用耳

### 齊魏唐秦

著壻初搢婦之應也宜緩故曰手而非謂齊俗舒緩之体當然也

穀食取具於國人之常情以是為足矣於是而憂之常人之所不能喻也每其所易足忽其所難知所以為刺也

伐彼難伐之木宜於可載之地其勞且艱甚矣君子以為必如是而後可食也

貪淫重欽肆為威雷四者天下之巨惡也敗國喪家亡人者也故詩人無諱焉

君子言憂不言樂在其中也小人知樂不知憂故憂常及之若夫蟋蟀之詩知憂而不知樂則其患亦大矣故戒之曰好樂無荒猶古人之意也

衣裳車馬是內鍾鼓所以樂也知憂所以節樂也且積其憂而不知所以樂禮文政事皆廢矣將焉用之孟子所謂為貉之道者歟不然其徵死歟故詩人以為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求日甚之也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以是而責行之人憐



其無人也

武公之衣而周之權日去矣

奮其武力而取其所不當得既而以禮樂藩飾之此車鄰之所以為樂也

秦即宗周故地周自古公至成康世有仁義之德潤澤其民俗成俗定垂千年矣雖其後德衰而宣王既已中興然幽王十餘年遂為戎與申侯所滅宗周遂亡按序詩晉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賈誼亦言秦轉而為漢至於借婦褻鉅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評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偃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禽獸之俗猶尚如故信如序詩之言治國之道仁義者美成暴強者惡熟積習漸靡民之好尚久而猶存後人雖歆轉移未易為力然則秦人之詩乃無周之

流風遺俗何也以詩傳考之周東諸侯之國尚為王化所流德聲仁澤見於歌詠藹然不絕安有宗周本根之地子三百年教化之久其去而為秦未數十年而勇鷙勁強輕鬪喜殺乃不復文武成康之髣髴歎蓋民心無常惟上所命後古而然聖賢所以兢業日慎一日未嘗以既成之治有餘之澤為可恃也經師相傳之論出於想象失其實矣

陳檜曹幽

澤陂之美人謂賢者也詩言淫亂必指其人與事非人與事則所為美人靜女者皆以賢有德言之也

逍遙翱翔大夫自謂也以道而去雖其身安其服不改然不敢忘其君也

冠其重也衣次之韞又次之若曰庶見其衣乎又或庶見其衣



乎又或庶見其釋乎

壹純一也不二也有一德者古難之伊尹以為天之所眷求也而况於人手必有是一也而後可以正四國也祝之万年言其甚難而願其人也雖然儀与服其外也詩人以為可以占其内也霍光至無識也猶曰即僕射竊識視不失尺寸所以能任漢事也

况世非曰無政然猶刈泉之浸叢草也其能熟而食乎故曰芄芄黍苗陰雨膏之若是者治世之政也

繫七月者但曰陳王業而下文云周公詳味其詩實周公也君者衆民之總國者衆家之總是詩也以家計通國服以民力為君奉自後世言之不過日用之麓事非人紀之大倫也而周公直以為王業此論治道者所當深体也武王訪箕子曰惟天陰

隲下民相協厥居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艰难乃逸古人未有不先知稼穡而能君其民君其民未有不能協其居者此詩乃無逸之義疏協居之條目成王童孺未有所知故詳以告之也顧命曰昔文王武王宣重光莫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成王蓋守此以命召畢相康王也後世棄而不講其講之者亦自笑其迂淺而無用乃以勢力威令為君道而以刑政未作為治体然則漢之文宣唐之太宗雖號賢君其實去桀紂尚無幾也可不懼哉

孔孟論鴟鷂詩蓋推言之也正言之則作室之難當知所保耳東山無功名可歌與采薇出車稍異

周大夫能刺朝廷且自蓬豆衣裳之外無他事豈當時所謂危疑者非後世危疑之比乎然至於以狼跋而喻周公則禍福難



易之際古今亦不相遠但盛德履之不同耳

小雅鹿鳴至無羊

自鹿鳴至菁菁者莪文武成康之盛備見矣古人因詩度樂後世因樂為詩蓋以事合政者德以致之也以政求事者具之爾按檮棗采薇出車扶杜魚麗湛露彤弓皆詳載事本餘則缺焉得無因樂為詩而以政求事乎今考其義已明而師傳未講者南陔孝子相戒以養白華孝子之潔白指言孝子當有其人與其事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當有豐年嘉禾之事由庚万物得由其道崇丘万物得極其高大由儀万物之生各得其宜三篇各以得字言之是其實順生長之理實無大闕之患實遂土地之性皆知其所以致之之由非汎然以意言之也雖其詞亡而繫詩者既以明著之不可得而沒也其義雖若未明而以諸詩

參比則鹿鳴當是得此賢人與之燕樂四牡皇皇者華當是王事方急特命使臣往來王所伐木當感是鳥聲之求友故於粲洒掃簋肥粢以速親戚天保當是人臣實有為此詩以祝其君者蓼蕭當是天子巡狩遠方諸侯群臣喜於德見皆其特實有此事詩實有此詞故因被之樂歌也若未必有是詩出於上則為具文出為下則為虛美既非其實豈能貴治雖後世固然而成周盛時則不然矣此尤師傳之所未講也惟南有嘉魚言樂與賢南山有臺言樂得賢菁菁者莪言樂育材賢材固命之終始雖未有是事亦可以逆為是詩上可具文以待之而非豫下可虛美以祈之而非諂也今詩傳以是義故併歸一比隨文解釋使成周實美旒纓不章非所以後開人也然則二南不逆為詩乎曰正家之道始自后妃終及士庶妾媵以本先之以效致



之以瑞應之主義以教非逆為詩之此也若葛覃卷耳則周之  
后妃固當有是人賦是詩亦非逆為者嫌不明載耳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或者  
師尚父之時乎何其相與之懿也

自周爰諮諏以下變文然皆諮訪之義也而叔孫穆子乃以為  
臣獲五善蓋箋傳之李尚矣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然皆編戶  
齊民兄弟之情也麟趾之公子可以互見

因伐木鳥鳴而感求友之義其詞激切殷勤此必於時事有所  
激發今不可見得而見也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徧為爾德所謂于汝極錫汝保  
極也

魚麗萬物盛多孟子所謂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之  
效非自能然也

南山有臺言山之有木凡六章蔚乎山也國之人材亦然盛矣  
厲王流彘共和行正天子若家人然天下不復知有號令矣故  
二雅詠歌皆封建征伐蒐狩宮室之事其一時作起現所赫然  
固臣子所喜至於恩深澤厚本根有託敬保元子綢繆室君則  
未可謂知文武成康之義也故不幸一傳幽子十餘年而壞千  
三百年之業讀是詩者徒樂其詞而不察其事則於治道失遠  
矣

于彼新田于此舊畝宣王急用之未暇深長也王安石所言當  
考遂為熙風政事矣

厲王久無會朝之禮庭燎所以美宣王也或未央或未艾或有



揮人臣來朝之次第蓋皆不失會期也近世所講殊未然宣王力征諸侯素率從者皆疑不自克此直衰世之事沔水所以規也

文武之室家周公賦以鴟宣王之考室与牧美矣未幾而為黍離豈其無周公之臣欤不然何其不思也

小雅節南山至信南山

兩無正四月二篇西周既滅東周末遷以前詩也師傳不考其時使与他刺同義誤矣

小雅甫田至何草不黃

楚茨信南山言祭祀甫田大田言稼穡瞻彼路矣裳口者華言爵命桑扈鴛鴦米菽言朝會燕饗皆盛世美詞也不曰美治世而曰刺幽王者作於亂亡之詩義王怨刺不在追美也匏葉与

澗酌同意

大雅文王至文王有聲

儀刑文王所以敬天也中庸為上天之載無声無臭至矣斷章取之歸天道於冲漠何也當考肆不殄厥愠亦不損厥問以好惡為外物知自脩而已

虞芮不自克而質其成於文王文王蹶然動其生自警也不以人之歸我者為己德而以人之不自克者為己懼也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一氣之動不知其然而然詩人以為皆生意與他異不同

思齊之言文王人道盡也皇矣之言文王天德合也

書若稽古四人詩則一文王也其道非惟君之又師之也雅頌之微言間見一二通於天理達於性命惟於文王發之春秋之



名鄉大夫士未知擇也顏魯始傳之子思孟子述焉後世作聖之季蓋本於文王也盡人道以事天者聖人也與天為一則季之者過也

### 大雅生民至板

美刺規戒皆實言之無立義者行葦大平既醉立義以美也兄弟具爾肆筵授几獻酢賓射乃燕好之事也而必於忠厚名者感盛治而防薄俗也角弓頍弁可謂薄矣周以之亡常棣伐木挈而歸之厚周所以與也然猶未也至於行葦則王道備恩意洽矣安得不以忠厚名乎書曰虞賓在位群后德讓孟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無所感而然者雖不以忠厚名可也

以酒而醉謂之富可也以德而飽則詩之太平也大平守成可以燕樂矣而必尸燕則非縱飲也聖人之於飲酒當閉之未嘗開之也以德飲以祀燕所謂治世也

成王於是能不愆不忘無怨無惡矣宜假樂之嘉之也

好賢樂士莫道於卷阿之詩矣雖然濟亡辟王左右奉章者文王之盛也

二雅之次刺斥言不避讀之者既皆以為當爾而於國風乃有異說是不知以類求詩也

### 大雅雲漢至召旻

以雲漢之詩考之厲王所以亡宣王所以與憂與不憂而已憂在事先致治之大本古聖人皆出此一塗憂在事後雖曰晚矣尚有及也

仲山甫之德曰柔嘉曰令儀曰令色曰小心曰是若蓋德盛者不以剛柔物也然而柔亦不如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



則我固為剛柔之節也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言照物之遠不在危地也然而必也死生禍福不入其心自班固以明哲保身少司馬遷而後世相傳轉為自安之術殆於誣聽矣

德輶如毛雖曰民鮮克奉之我儀圖之而曰惟仲山甫奉之愛莫助之此伊尹周公之所難而仲山甫能之吉甫蓋易於言德矣中庸曰毛猶有倫猶以是德為粗將復有妙於此者馬則其言之愈易恐非聖賢家法也當考

自文王至生民篤公劉諸篇義則雅而美兼頌矣

周頌

因詩度樂頌則不然有樂必有詩也

朱絃疏越一唱三嘆以商頌現之無復餘味信乎其有遺音也

其詞簡其音緩不矜功不伐德實畏保民以對天命諸頌体皆同秦漢以來告類歸美之詞未有不無且慢者豈惟其君德薄亦其臣之不知義也

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怨以伊訓比之是詩婉而深矣

臣工載芟良耜周人之於耕稼何其遠也自七月生民陳之至甫田大田猶不至焉

振鷺有客現乎周公之待商民也可以告神明矣

按左氏載逸詩有事本者惟祈招以詩考之獨文武成王幽厲宣王有詩康王則已無詩而美詩多作於成王之時蓋集詩之允例專以治亂興亡兩節及中興斷而義歸於一君之美刺及美刺兼焉者故康穆以下至夷王雖有詩皆不錄疑此西周之後周之時所裒次也周以詩為教置學立師比輯義類必本朝



廷况頌者乃其宗廟之樂乎諸侯之風上及京師列於學官其所去取亦皆當時朝廷之意故匪風之思周道下泉之思治簡弓思西方之人皆自周言之也孔子生遠數百年後無位於王朝而以一代所教之詩刪落高下十不存一為皆出其手豈非孝者隨聲承誤失於考訂而然乎且又有甚不可者孔子之先非無達人六經大義源深流遠取舍予奪要有所承使皆蕪廢訛離則仲尼將安取斯今盡掩前聞一歸孔氏後世之所以尊孔子者固已至矣推孔子之所以承先聖者則未為得也然則孔子言自衛反魯然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何也曰孔子之時上距東遷二百餘年矣王室愈微諸侯益橫吳楚肆暴天下遂為戰國魯衛舊家往往變壞文物残缺而師摯黻之官淪潰散亡詩書殘亂禮樂崩逸孔子於時力足以正之使復其舊而已非

謂盡取舊聞紛更之也後世賴孔子一時是正之力得以垂於無窮而謂凡孔子以前者皆其所去取蓋失之矣然則若是則孔子亦不繫易歟曰古卜筮家皆用其所自為繇國各有占人自立說而象數之孝勝道益以茫昧難明孔子將以義理黜之故別為彖繫專本中正不用象數所以合文王周公之本心蓋一家之孝而天下從之固非刪定詩書之此也

### 魯頌商頌

以師傳考之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使其可信則以天子之命列於頌也雖不敢盡信此語必有所自求不然則不得為頌矣益知若此類者亦非孔子所能裁也魯頌雖比之雅為已薄然頌而無謠義歸於正周之文章尚未失也思無邪孔子蓋有取焉後世惟一韓愈能追三代之文其詞或髣髴



似之至於道之所在豈能庶幾也  
師傳以為微子之戴公禮樂廢壞正考父得之於周大師言微  
子之戴公似宋人所為也言得於周大師似商之樂章也疑不  
敢信以其詩考之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違聖敬日躋又  
曰不兢不練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適使宋人而能為此  
詞則其文獻有傳矣孔子不以為不足微也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六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七

周禮儀禮

周官獨藏於成周孔子未之言晚始出秦漢之際故學者疑信  
不一好之甚者以為周公所自為此固妄耳其極盡小大天與  
人等道與事等教與法等麤與細等文與質等無踈無密無始  
無卒其簡不失其繁不溢則雖不必周公所自為而非如周公  
者亦不能為也此書既成參以成康盛時董正治官及命呂陳  
畢公之詞猶若未足以盡行其道又商之傲民亦介於其中未  
知何以處之畢命末既歷三紀世變風移旌別淑慝表厥宅里  
弗率訓典殊厥井疆豈其初固使之觀治而已不遽強以必從  
也及昭穆道衰而君牙伯冏之流愈不足以行其道又可見矣  
又上考詩七月周所以興上家人作苦之事又繇追稱太王乃  
召司空乃召司徒意是時官未必備官雖備而道未必備也又  
書康誥稱文王明德慎罰肇造區夏直以小心克己為天命所



歸亦無如是之弘大蓋周召之徒因天下已定集成其書章明  
一代之典法殆堯舜禹湯所無有而古今事理之粹精特聚見  
於此如詩書則尚有興壞是非之窳迹存焉故也然余所疑者  
周都豐鎬而其書專治洛邑然則鄉遂郊野與賢勸吐凡國之  
政將一斷於是書而舊都莫之用耶或曰都國自有法而一畿  
之內可以兩治耶書之所不言不可得考而周之所以致盛治  
則猶有不盡具者此其為深可惜也其後宗周亡滅而東周之  
君臣世守此書然諸侯夷狄方迭為強雄家官巨列所職不過  
行於一城而微文縟典乃或準於天下遂以是為共主四百餘  
年然則孔子豈以有其書而不能起其治故不言耶不然則所  
謂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者豈此書也嗚呼劉歆蘇  
綽王安石固此書之腥穢而鄭玄已下又其糠粃爾

按六卿分職各以數字之微使歸統叙一職之內各有條目使  
就績用充其所行而三才之道無遺憾矣雖舜禹皋陶未能如  
此詳盡也其所以為異者舜典以人任官而周官以官任人爾  
余故謂自成康盛時其人已不足以尽行其道然學者於此現  
之當知官有職業則道可行知人有職業則材可成愈於子思  
孟子猶未免以意言之豈其亦未見此書也

舜命司徒止教語而周官諄悉至此然亦無在教語之外者堯  
舜三代教治皆出于一旦記叙廣略不同耳孝者耽味舜典便  
厭周官言道之煩及其於周官考驗則井田任土紛然百緒窮  
年白首而不足以有明視舜語始成胡越也

周官言道則兼藝賈自國子弟賤及民庶皆教之其言儒以道  
得民至德以為道本最為要切而未嘗言其所以為道者雖書



堯舜時亦已言道及孔子言道尤著明然終不的言明道是何物豈古人所謂道者上下皆通知之但患所行不至耶老聃本周史官而其書不遺万事而特言道凡其形貌朕兆眇忽微妙無不悉具余嘗疑其非聃所著或隱者之詞也而易傳及子思孟亦爭言道皆定為某物故後世之於道始有異說而益以莊列西方之孝愈乖離矣今且當以儒以道得民至德以為道本二言為證庶孝者無畔渙之患而不失古人之統也

市所以交易百貨民生通塞之所由司市為之治教禁令甚詳其言曰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帑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蓋財之所聚非馳突之所加利之所在非現視之所及也

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而宗伯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是則民偽者天之屬民情者地之屬也偽者動作文為辭讓度数之辯也情者耳目口鼻四肢之節也子產言人生始化曰魄陽曰魂而儒者因謂体魄則降知氣在上又季子之言謂肉歸復于上命也魂氣則無不知也易傳又謂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故後世皆以魂知為陽体魄為陰然以宗伯之言考之則魂知者固陰德也体魄者固陽德也偽不可見而能匿情故為陰情可見而能滅偽故為陽禮樂兼防而中和兼得則性正而身安此古人之微言篤論也若後世之師者教人抑情以徇偽禮不能中樂不能和則性枉而身病矣

舜典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大司樂言八變而天神降六變而地示出古人皆指其實不想象而云也人



鬼不言出鬼固依於人也古人不以致神示為難而以天地神明得其所安為難後世反之

大卜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占人以八卦占筮人掌三易以辯九筮之名詳此則周易之為三易別卦之為六十四自舜禹以來用之矣而後世有伏羲始畫八卦文王重為六十四又謂紂囚文王於羑里始演周易又謂河出圖有自然文王者因之有伏羲先天文王後天之論不知所本始按籥章之官掌土鼓函籥敔函詩擊土鼓以逆寒暑以樂田畯蓋周之旧樂也七月叙以陳王業而說者乃以為周公所作周公方制禮樂陳雅頌以昭先公先王之功德而自作土風之詩使籥章掌之可乎然則周易果文王所改作而後世臣子不以嚴宗廟參典謨顧乃藏之於太祝

無有司而用門人可也徒欲記古不脩摹甫窆而崩門人之慢

且不材至此乎先反而虞禮也知墓崩而言其往視可乎疑此

亦非也表服四制苴壞不補墳墓不培若兩甚至漂流棺槨不問豈通義哉

左氏載子路之死其詳孔子聞衛亂曰噫柴也其來由也其死

矣如是足矣言醢之無義言遂命覆醢尤無義

申生之死或以為檀弓叙載簡嚴非左氏可及此余所不曉尺

如檀弓之言何足以周事情立世教也

朝祥而暮歌野人之事也子路何必笑孔子何必辯又謂踰月

則其善亦非也

易筮一義極當商量據本曾子之孝堅定明篤雖神已離形而不變異死生若一致然且改過之地亦不止一生為改過之用季氏之行於魯固貴乎道者獨分審義緝熙積實雖不以此身



為諱過之地亦不止一生為改過之用季氏之行於魯國年三百年自孔子事之敢亡而不敢絕也彼之有賜未知應受與否若童子以為大夫之簀而曾子不能知若童子以為不宜居而曾子居之至死曾子之智曾童子之不如則則矣取於學若曾子疾不暇察而曾元以非所當養者養其親後不得其正則奚取於子然則師友義之論未定緝熙積實之功不加而以隅坐過人之識為足以斷曾子將亡是非必有傳聞之誤後季未可從也

能執干戈衛社稷而不生可以勿殤畏厭溺而死不可以勿吊

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自之乎

曾子方以朋友之義吊子夏之喪明俄奮而名之數其三罪皆

人理之所不容者其暴至此乎夢奠之言是時孔子七十三歲猶歎天下之莫已宗耶公羊又以為反袂拭面涕泣沾袍蓋陋儒多若是矣

問喪亦大節目曾子遽言喪歎速貧有子又言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鄙俚若此蓋未嘗接聞魯人師反辯論也孟子謂三月無君則吊而以不待父母媒灼為賤者之所為以此處喪其庶幾

蟻固不知何如人乃能以齊衰問疾於季氏記者要當有警於後世雖然固有命後非君賜則無以喪服得免而士居喪則亦無以問疾於人往歲與揚氏遇於執政私第服大功服坐客皆恠訝揚問余此義且言執政私第又非公門比衰功雖於今法不廢從政然若以公事召服而往可也非公事而為謁而曰不



捨服以為禮無恠乎人之不已安也

左氏於韓之戰載秦穆公多雅言則愛義遠利之語宜若有之然夷吾重耳入國先後各有死黨宰相殘戮而後快則天下固皆知之而此篇所記則似文公君臣真無意於得晉者於事殊為闊遠或者以禹益伊尹皆篡弒而今言重耳能遜國略同蓋毀譽過實常出於儒生之浮文持是以議德難矣

惟祭祀之禮主人自盡其敬焉爾豈知神之所嚮今世亦多有此論虞練之主其親猶在而未神也其為神矣祭必尸以安之尸之所嚮神之所嚮也哉詩曰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焉有嚮而不知者乎使其果然則主人有時而不敬矣

按書稱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佐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皆先自身始而施之於民然後其民以和報之周豐乃言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夫墟墓則固已施哀

而社稷宗廟則固已施敬不啻諄々然矣豈為未哉

書又稱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而諸誥言文王之德為尤詳然則豐謂無忠信誠懇之心以涖之可乎聖人之道一也謂虞夏有餘而殷周不足俗儒之淺說也余記陸氏兄弟從朱呂氏於鵝湖寺爭此甚切其詩云墟墓生哀宗廟欽斯人千古最明心大抵有基方作室未聞無址可成岑噫狗末以病本而自謂知本不明乎德而歆議德誤後生深矣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槨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剗其人此語甚害理既稱即位而已為禘安得既崩而方斬木所斬不已多半不然所廢幾祀所剗幾人其禍若是烈耶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以席孔子雖貧何至於無蓋而師友所講亦何必在狗馬之間季者因是謂聖人之道微賤不遺而傳袞訛謬至使人主近臣而以狗馬自比乞憐惟蓋之餘希恩簪履之敝孟子所謂妾婦之道又其下者蓋從惜鄙夫皆若是也

君在諸臣之家非其所從而歆以容弔不辟非禮也閹人為君在弗內禮也入厩脩容以外飾求勝非禮也使卿大夫皆辟位禮歆使君降等揖己非禮也且容當何脩飾當何盡進趨不當偽衣冠不當改也子貢方人曾子三省非如戰國之士卑屈其

君以為名者其非二子所為決也

按論語原壤夷俟孔子繩之甚嚴使其喪母而歌乃為弗聞而過之可乎且壤何至逆人理若此亦傳者過也

曾子既以七日不入水漿自言而樂正子春又以五日不食為悔師弟子之季矯情而求名若此使其果然則禮之壞必自是始其不然也

世之季者於擅弓有三好古明變推三代有虞一也本其義理與中庸大季相出入二也習於文詞謂他書筆墨皆不足進三也以余考之則多妄意於古庸率於義理而蹇縮於文詞後有君子必能辯之

王制一篇當時蓋歆施用而博士諸生考論之所成異於各以見聞記錄者故此諸篇頗為斟酌亦有次第然孔子時周衰而



未亡聖人之力尚能合一以接唐虞夏殷之統故其所述皆三代之曰至孟子時六國並雄則周已亡但未滅耳其所歆行於當世與孔子已稍異不惟孟子雖孔子復出亦不得同矣秦滅漢興酈食其請立六國後而張良以為非及文帝初賈誼所言者正朔官名色上黃數用五而以中年誼已死新垣平得用始有作王制封禪巡狩之說夫堯舜三代以禮讓宇天下而類禪封禪巡狩皆為實治漢以兵取以力守而儒生李士欵以虛文追還帝王之道耶然則治後世之天下而求無失於古人之意蓋必有說非區區陳迹所能干也

以五帝五神五行十曰分配四不知何所起蓋呂不韋之妄也土無所見而附於夏秋之中尤無義夫天地之功用見於五行微而性命粗而事物無所不在若四時各得其一機織不運塊

然窮獨何名造化其謬無足言者而讖緯陰陽轉相資佐異說滋章道降政亂因以不及矣

以曾子問禮及雜記諸禮與儀禮考益知其所謂邊豆之事則有司存者蓋曾子之所厭而不講也雖然邊豆數也數所以出義也古稱孔子與其徒未嘗不習禮雖逆旅芟舍猶不忘是時禮文猶班班然行於上下知者將棄之矣夫而為一孔氏之所守也執精畧粗得末失本皆其所懼也

又據禮運稱仲尼言偃所論與孔子在時言禮全不合孔子之言甚簡直下不立冒子治亂只在目前何嘗有道行道隱之別大同小康之辨蓋後季不能以身行禮浮辭汎說而已犁菟謂孔丘知禮而無勇請以兵劫之末俗之病禮者皆如此又曰魯人之臯數年不覓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後世之病



儒者皆如此要是禮一日不行即一日壞惟義數之在書冊者  
尚可傳義禮之在人心者猶不泯故顏魯歆反而求之於心子  
貢游夏之徒歆求之於書孔子皆指其偏失處至明至切然終  
以分散而不可復合者禮已壞而不行行之又無所因故也  
鄭玄解經禮三百謂周官三百六十曲三千今禮玄所謂今禮  
者指言禮之時非漢時也然則周官安得皆以經禮言而著禮  
器者安得別稱今禮經禮者五禮之條目也曲禮者條目中  
曲折也孔子嘗言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  
為而此篇乃稱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孔子告伯魚季詩與禮  
各有時其季各有業責專對於詩則可責一獻於詩非所責也  
後人失孔子之意又以傳聞言之在記禮中如此類極多季者  
不能察誦說既深自成障礙於道難矣

等之於卜筮何媿媿其先君若是哉凡卦之辭文之繇筮史所  
測推數極象比物連類不差毫髮獨孔子以為不然故孔氏之  
繫易以為必如是而測之由其中正而不以禍福利害究其心  
者此君子之為易也而季者既不能知反援孔子之易同歸於  
卜筮以為人更三聖世歷三古而後成書嗟夫季者之自聾瞽  
無足恠者而吾悲其轉相聾瞽於人而未有已也

掌固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法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  
如之民皆有戒焉司險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固  
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禹湯以前不知何如而周司馬之任如  
此故雖小侯陋國各有阻固不得輕侵而存者數百十年孔子  
亦言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不知是則無以國為也而孟子乃  
言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此說既行儒者世



祖之今長淮連漢荆襄大牙處縣數千里無復阻隔敵之至我常蕩然而我之於敵尺寸不能至也此今世大議論有國者不知講以存亡為戲奈何

職方辯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余嘗疑召公在燕太公在齊唐叔在晉皆為邊遠與我狄鄰接而江漢之間封建所不至則周之所自治者固甚狹而我方所辯乃若是之甚詳雖漢唐盛時不能何也豈姑具之圖籍而實未能統屬耶周召之政其必不然夫辯之詳而責之畧治之狹而服之廣非德有餘於天下何以致之

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以嘉石平罷民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鄉遂縣士之有刑殺者歆克則王與公卿會其期司刺以三法求民情耕民中季康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歆善而民善矣夏

周召之用刑罪有餘而法不足孔子之論刑殺有窮而生無窮

子思孟子未足以及此也而歆以建三典糾萬民唯大小行人司儀所以親待諸侯邦國之禮孝者徒謂其揖讓周旋之美都不知周召經紀天下精神會聚於此參之以詩書所記則唐虞三代之為國家豈有毫髮不盡於人心者哉蓋其得之未嘗以智力其守之未嘗不以禮義此意至周衰惟管仲知之故其言曰招携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宮受萬物後世之孝專以春秋達王道詩書周官取其而已實自孟子始又孔子謂管仲身不由禮則禮不能行於天下



故謂之小器而孟子考之不詳因亦併廢管仲然則周禮與詩書並立管仲識周禮尚存此恐孟子未知也學者承誤不思其中所蔽塞多矣

大宰以九賦歛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閭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載師以廛里任國中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六都之田任疆地

太宰摠其法載師專其任非二事也而鄭玄以為賦口率出泉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旧名与堯舜三代之治法任民以地而不責其身故用民之力豐年無

過三日其愛惜之如此且賦口率出泉後世之暴斂玄乃舉以為比玄雖博合群書訓釋經義而不知帝王大意隨文彼此輒形箋傳以誤後世其害甚矣又載師言任地因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視其所任勞逸獲利厚薄而為之多少亦無定法此司徒之正文也而儒者爭言古稅法必出於十一又有貢助徹之異而其實皆不過十一夫以司徒教養其民起居飲食待官而具吉凶生死無不與偕則取之雖或不止於十一固非為過也後世芻狗百姓不教不養貧富憂樂茫然不知固其自有而遂取之則就能止於十一而已不勝其過矣亦豈得為正中哉况合天下以奉一君地大稅廣上無前代封建之煩下無近世養兵之衆則雖二十而一也可三十而一可也豈



得以孟子貉道之言為斷耶

司徒建邦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一里其食者四之一又我方氏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於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二十王子方百里則百男兩言自五百里至百里此成周分土之定制也諸侯之國三五相因周之特封者可數齊晉魯衛陳蔡宋鄭往往皆自五百里以下而諸家之論謂諸侯必百里者妄說也孟子言周公封魯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封齊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孟子何得不知齊魯之始封而以百里限之乎封疆多而食者少地勢則然而鄭衆謂包以附庸鄭玄又謂一易再易必足其

國之用而後貢其餘者尤妄說也且雖王畿千里亦不奉過封疆言安得尽可食之地哉

儀禮所記有司之事以其所存逆其所不存當時奉一禮必有上顧命可見叔孫通朝十月儀後世有司不勝記則何止於此亦皆如此只為不及古人然亦不可不知也文多而義少事淺而防深雖周召立制與後世共由之而

儒者為李固宜有煩要博約之異故孔子謂子夏無為小人儒子貢不幸言而曾子亦言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而已李者之患在於不明紀統翫此忘彼守粗遺實或荒陋不知怨畧不講既已失之其細碎太甚者又以為先王一微一小皆有精義錯陳午割必中法程則然官司所傳歷世所行聖人亦何由尽以為一已所紛更乎韓愈又言措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於其間以余觀儀禮所記與周官禮記左氏相出入詩書亦互見鄭玄最



通博矣蓋春秋時用及魯行之尤詳而他諸侯國亦無不遵用不知者以相病不能者以相恥下至戰國尚存秦雖掃滅漢有諸博士所記鄉射鄉飲雅歌驪駒猶時見一二董卓敗曹操與始尽亡之矣列表亦頗歆收拾而智計之士以為笑相率去之諸葛亮尤懲文雖號名續漢統而不復尋矣是愈之所欲進退揖讓者特衰周春秋諸侯事非文王周公盛時也椒辛曰夏啓有鈞臺之饗商湯有景毫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勤宮之朝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楚子曰吾用齊桓如此苟大朝會殷國徧巡天下記之至戰國固在也儀禮者士之禮通記大夫諸侯而天子無考焉何能及三代之弥文綽典乎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二斬也何以不二斬

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歐陽氏濮議擬此謂一世之人苟徇俚俗諱稱其父母按此傳專明大宗則固有昵比本親疎薄正統之防矣歐陽氏既以知禮自許則當明降詔旨言濮安懿王朕本生父大宗至重靡敢顧私敬不並降義有由起濮國子孫世世嗣王奉祀之禮務極恭肅無有慢遠以稱朕念親親本之意然則士大夫豈有異論乎司馬氏亦不肯自謂不知禮敬救一時之失則當建議言濮安懿王宜稱皇帝本生親則降於為爵命之隆子不加父宜於濮國建園立廟王其子孫世一後矣人主奉祭祀極於嚴敬所須並有司為給如此則上無違背禮經之過下無蹈襲衰漢之失然則朝廷豈有不從乎今各以末世之行相猜互以鄙野之事相詆激成大諍貽譏百世猶為有君子乎且王珪戒吏以光草議為抵是名從同列而實畏宰相



也曾輩語脩且無以其所議示人是內懼衆譁而外姑以諂脩  
爾嗟夫苟且之弊如此歆礼教之明可得哉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七



